

中國婦女文學史綱

中國婦女文學史

梁乙真著

謝无量著

民國叢書

第二編

· 60 ·

文學類

上海書店

謝无量著

中國婦女文學史

新學社
PDG

中國婦女文學史

緒言

天地之間一陰一陽。生人之道。一男一女。上世男女同等。中世貴男賤女。近世又倡男女平權。上世之男女同等者。自然之法也。中世貴男賤女者。勢力之所致也。近世復倡男女平權者。公理之日明也。古所謂夫妻。本有匹敵之義。故記曰。妻者齊也。營蕩爲齊。司寇太公問以治國之要。對曰。任仁義而已。仁義奈何。曰。愛人尊老而已。愛人尊老奈何。曰。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。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。太公以爲亂齊而誅營蕩。營蕩猶沿上世仁義自然之法。則尊老一也。夫可以拜妻。太公已開中世法術勢力之治。是以不然營蕩之言。自是以來。男日益尊。女日益卑。夫男女之天性。其始豈有異哉。近世生物學家。以婦人之能力。所以終弱於男子者。蓋由數千年以來之境遇習慣遺傳。有以致之。純出於後天之人。事而非其先天之本質。卽有異也。上世游獵時代。男子恆掠妻於外羣。又日馳逐山林清曠之地。以奮鬪爲業。其身體益強。而婦人每居家內。主飲食衣服之事。身體漸弱。加之多妻之習。尤使女子不得與男子同等。久而久之。男尊女卑。幾成定義。要決非生物本原。便有此區別也。生物原始大法。男女無二人類與禽獸同爲生物。禽獸之中。一雄一雌相匹者。雌雄之力常相若。鳩鴿之

類是也。一雄而匹多雌者。雌之力卽遜於雄。象類是也。女性不勝。大半自有多妻之法。以後男子可以多妻。斯女子恆制於男子。而其他不平之境遇。緣之以生矣。於是生男則多得男性。生女多得女性。又傳以多方之束縛。女性終劣。殆坐此也。然亦體力之不齊耳。至於心智之在內者。固不能有所損。歐美諸邦。凡男女皆教之學。則女子之才能。已往往與男子爭衡。任職受事。敏達不減男子。近且爭參與政治之權。美利堅女子。尤爲自由。近來學者多持男女同性之公理。故男女終有趨於平等之一日。斷可知也。

夫男女先天之地位。既無有不同。心智之本體。亦無有不同。則凡百事之才能。女子何遽不若男子。卽以文學而論。女子固亦可與男子爭勝。然自來文章之盛。女子終不逮於男子者。莫不由境遇之差。有以致之。考諸吾國之歷史。惟周代略有女學。則女子文學較優於餘代。此後女學衰廢。惟薦紳有力者。或偶教其子女。使有文學之才。要之超奇不羣者。蓋亦僅矣。今世女學稍稍爲教育界所注意。使益進其勸厲之方。加以歲月。自不難與歐美相嬾。男女終可漸幾於同等。非特文學一事而已。

婦女文學。自古已盛。及塗山氏作南音。則周公取風焉。以爲周南召南。成周之時。婦學規模大具。婦人之辨通有文者。所在而有。仲尼刪詩。多取婦人之作。然皆傳其篇章。未有專集。漢志始有李夫人歌詩。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。隋志始有班婕妤集。是爲婦人專集之最。

古者。至於選錄婦人文章。雖肇自孔門。六朝以來。始專以婦人名集。蓋有數家。而其書不傳。近世惟明鍾伯敬之名媛詩歸。清王西樵之然脂集。取材較富。然鍾書體裁頗陋。王書未播藝林。自餘作者。或錄詩詞而不及文。或錄文而不及詩詞。真偽錯陳。淫猥不棄。罕能綜其源流。會其體格。故覽者不足以觀婦女文學之盛衰也。

茲編起自上古。暨於近世。考歷代婦女文學之升降。以時繫人。附其製作。合者固加以甄錄。僞者亦附予辨析。固將會其淵源流別。爲自來婦女文學之總要。惟古時婦人專集。多就亡佚。清世可考者較多。故茲編至明而止。清以下當別采集。以爲續篇也。舊選咸不錄詩經。此是婦女文學之祖。如何可闕。故考四家義。確知其何人所作者。並以入錄。後世謂詩經多婦人矢口成章。然是說晚出。非古義。又不知誰何作者。殆未可從矣。自詩經以下。其他篇章。亦擇其精者。並先述作者小傳。其事無可稽。而文采不可沒者。亦偶著之。此本編體例之大略也。分爲上古。中古。近世。三編。

第一編 上古婦女文學

第一章 婦女文學之淵源

洛書摘亡辟曰。人皇兄弟九人。別長九州。離艮地精之女。出爲之后。夫婦之道始此。杜佑通典。以遂皇氏始有夫婦之道。舊說以人皇時始有人。亦有以遂皇爲人皇者。遂皇在伏羲前。

此婦人之厥初也。至於伏羲又制嫁娶之禮。或云當時已有琴瑟。女媧嗣伏羲。又作笙簧樂器所興。詩歌繼作。故詩疏謂神農時已有詩。則婦人文學亦宜起自皇時也。蓋太古之民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。固無男女尊卑之辨。樂歌播習。應是男女所同。神農時既有詩。婦人豈無爲詩者。惟皇代篇章湮滅。舉不可考。僅其理猶可推知耳。黃帝時玄女素女。蓋天神而降人間。啟兵法術數之道。要爲荒遠難信。顓頊始立男女之別。其法曰。婦人不避男子於道者。拂之四達之衢。後來禮教益以加厲。拾遺記載少昊母皇娥歌。此是依託。拾遺記曰。少昊以金宮而夜織。或乘桴木而畫游。經歷窮桑滄茫之浦。時有神童容貌絕俗。稱爲白帝之子。卽太白之精。降乎水際。與皇娥遊戲。並坐撫桐峯。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。天清地曠。浩浩茫茫。萬象迴薄。化無方洽。天蕩蕩。望滄滄。乘桴輕漾。更歷唐虞。婦人文章罕有傳者。而娥皇女英爲著。日傍當期。何所至窮。桑心知和樂。悅未央。更歷唐虞。婦人文章罕有傳者。而娥皇女英爲有虞二妃。劉向列女傳。敘於母儀之首。姜嫄清靜專一。好種稼穡。實誕后稷。后稷承母之教。以興農桑。簡狄生契。爲堯司徒。簡狄性好人事之治。上知天文。樂於施惠。教契以理順之序。契敷五教。多稟母訓。而北音亦簡狄所作。呂覽音初曰。有娥氏有二佚女。爲之九成之臺。飲食必以鼓。帝令燕往視之。鳴若謚隘。二女愛而爭搏之。覆以玉筐。少選發而視之。燕遺二卵。北飛遂不反。二女作歌。一終曰。燕燕往飛。實始作爲北音。舊說有娥佚女卽簡狄。高誘注曰。帝天也。天令燕降卵於有娥氏女。吞之生契。詩云。天命玄鳥。降而生商。又曰。有娥方將。立子生商。此之謂也。古有東西南北四音。北音與南音最先。皆婦人所作。餘則夏孔甲作破斧之

歌實始爲東音。殷整甲徙宅西河。猶思故處。實始作爲西音。秦音所本是謂四音也。

北音雖先於南音。而南音所被尤廣。周南召南之所取風也。呂覽曰。禹行功。見塗山之女。禹未之遇。而巡省南土。塗山氏之女。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。女乃作歌。歌曰。候人兮猗。實始作爲南音。周公及召公取風焉。以爲周南召南。高誘注曰。南方國風之音。取塗山女南音以爲樂歌也。吳越春秋曰。禹年三十未娶。行塗山。恐失之暮。失其度制。乃辭云。吾娶也。必有應矣。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。禹曰。白者吾之服也。九尾者王之證也。於是塗山之人歌之曰。綏綏白狐。九尾龐龐。我家嘉夷。來賓爲王。成子室家。我都攸昌。天人之際。於茲則行。明矣哉。呂覽亦有此歌。僅四句。禹因娶塗山。謂之女嬌。列女傳曰。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。夏禹娶以爲妃。既生啟。辛壬癸甲。啟呱呱泣。禹去而治水。惟荒度土功。三過其家。不入其門。塗山獨明教訓。而致其化焉。及啟長。化其德而從其教。卒致令名。則塗山女不惟作南音。兼有德行。塗山在今重慶。杜預曰。江州巴國也有塗山。禹娶塗山。華陽國志曰。帝禹之廟銘存焉。案周召所以取南音爲風者。南音出於巴國。武王伐紂。庸蜀巴渝之人實從。所謂前歌後舞者。卽巴渝之歌舞。而南音之遺也。晉書樂志曰。高祖爲漢王時。自蜀定三秦。率寶人以從。勇而善鬪。其俗喜舞。高祖樂其猛銳。數視其舞。曰。此武王伐紂歌也。使工習之。名巴渝舞。舞曲四篇。魏雖有改作。而其淵源並自南音。蓋南音歷千餘年。其節奏尙在。始爲周召德化之音。繼爲漢魏勇武之

樂。蓋詩樂是一北音南音。其辭雖僅存一句。而南音於文學創造之力尤偉也。

第二章 周之婦女文學

第一節 總論

周時婦學始備。故上古婦女文學。亦周代爲盛。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。以教九御。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。鄭注婦德謂貞順。婦言謂辭令。婦容謂婉婉。婦功謂絲枲。又有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。凡內禱祠之事。女史掌王后之禮職。掌內治之貳。以詔后治內政。逆六宮。書內令。凡后之事。以禮從。毛詩邶風靜女傳云。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。史不記過。其罪殺之事。無大小。記以成法。章學誠婦學曰。周官有女祝女史。漢制有內起居注。婦人之於文字。於古蓋有所用之矣。婦學之名。見於天官內職。德言容功。所該者廣。非如後世祇以文藝爲學也。又曰。男子弧矢。女子鞶帨。自有分別。至於典禮文辭。男婦皆所服習。蓋后妃夫人。內子命婦。於賓享喪祭。皆有禮文。非學不可。又曰。婦學之目。德言容功。鄭注言爲辭令。自非嫻於禮經。習於文章。不足爲學。乃知誦詩習禮。古之婦學。略亞丈夫。又曰。婦學掌於九嬪。教法行乎宮壺。內而臣采。外及侯封。六典未詳。自可例測。葛覃師氏。著於風詩。侯封婦學。婉婉姆教。垂於內則。卿士大夫。歷覽春秋內外諸傳。諸侯夫人。大夫內子。並能稱文道。斐然有章。若乃盈滿之祥。鄧曼詳推於天道。利貞之義。穆姜精解於乾元。魯穆伯之令妻。典言垂訓。齊司徒之內主。有禮

加封士師考終牖下。妻有誅文。國殤魂返沙場。鰥辭郊甲。以至泉水。愆流。委宛赴懷歸之什。燕飛上下。淒涼送歸。媵之詩。凡斯經禮典。法文采風流。與名卿大夫。有何殊別。然皆因事牽聯。偶見載籍。非特著也。若出後代。史必專篇。類徵列女。則如曹昭蔡琰故事。其爲喬皇彪炳。當十倍於劉范之書矣。是知婦學亦後世失傳。三代之隆。並與男子儀文。率由故事。初不爲矜異也。章氏論周時婦學。頗得其要領。然謂婦學僅行於卿士大夫。非齊民婦女皆知學。此亦未必然。案井田之制。男女同巷。相從夜績。男女有所怨恨。相從而歌。饑者歌其食。勞者歌其事。男年六十。女年五十。無子者。官衣食之。使之民間求詩。鄉移於邑。邑移於國。國以聞於天子。故王者不出牖戶。盡知天下所苦。不下堂知四方。是則民間女子。並能自歌其勞怨。年老又能采詩。春秋時雖下邑耕桑之女。類有辨通之才。見於載記。則民間亦自有婦學可知。惟宮壺以及士夫之家。其婦女有賢德文采者。尤易爲人傳播耳。

周初太姜太任太姒。並稱周室三母。太任文王之母。能以胎教。太姒武王之母。生十男。太姒教誨十子。自少及長。未嘗見邪僻之事。卒成武王周公之德。周時婦學最隆。當時本早有六藝之教。禮樂尤爲婦人所通習。故春秋婦人。多能知禮。伯姬遇火。以保母不至。夜不下堂。竟逮於火而死。尤守禮之著者。其餘婦人。雖行或不飭。而言有典則者甚多。禮樂之外。六藝亦當並在婦學。今列婦人所論易書詩義略可考者如下。

易教 穆姜淫婦人也。其論易教。孔子取之。左氏書之。列女傳曰。繆姜者。齊侯之女。魯宣公之夫人。成公母也。聰慧而行亂。故諡曰繆。初成公幼。繆姜通於叔孫宣伯。名喬如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。晉楚戰於鄆陵。公出佐晉。將行。姜告公。必逐季孟。是背君也。公辭以晉難。請反聽命。又貨晉大夫。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。許殺季孫蔑。以魯士晉爲內臣。魯人不順。喬如明而逐之。喬如奔齊。魯遂擯繆姜於東宮。始往。繆姜使筮之。遇艮之六。史曰。是謂艮之隨。隨其出也。君必速出。姜曰。亡。是於周易曰。隨。元亨利貞。无咎。元善之長也。亨嘉之會也。利義之和也。貞事之幹也。終故不可誣也。是以雖隨无咎。今我婦人而與於亂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。不可謂元。不靖國家。不可謂亨。作而害身。不可謂利。棄位而放。不可謂貞。有四德者。隨而无咎。我皆無之。豈隨也哉。我則取惡。能無咎乎。必死於此。不得出矣。卒薨於東宮。君子曰。惜哉。繆姜有聰慧之質。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。

書教 列女傳記孫叔敖母。及楚野辨女。並能稱書義。孫叔敖兒時出游。見兩頭蛇。殺而埋之。歸見其母而泣。母問其故。對曰。吾聞見兩頭蛇者死。今者出游見之。其母曰。蛇今安在。對曰。吾恐他人復見之。殺而埋之矣。其母曰。汝不死矣。夫有陰德者。陽報之。德勝不祥。仁除百禍。天之處高而聽卑。書不云乎。皇天無親。惟德是輔。爾嚟矣。必興於楚。及

叔敖長爲令尹。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。楚野辨女者。昭氏之妻也。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。至於狹路。有一婦人乘車。與大夫遇。轂擊而折大夫車軸。大夫怒。將執而鞭之。婦人曰。妾聞君子不遷怒。不貳過。今於狹路之中。妾已極矣。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。是以敗子木夫之車。而反執妾。豈不遷怒哉。既不怒僕。而反怒妾。豈不貳過哉。周書曰。毋侮鰥寡。而畏高明。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。而遷怒貳過。釋僕執妾。輕其微弱。豈可謂不侮鰥寡乎。吾鞭則鞭耳。惜子大夫之喪善也。大夫慚而無以應。遂釋而問之。對曰。妾楚野之鄙人也。大夫曰。盍從我於鄭乎。對曰。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。遂去。觀楚野之女。能引書義。知當時六藝之教。雖民間女子亦習之也。

詩教 周時婦人能誦詩者極多。而魏曲沃婦言關雎義尤可翫也。列女傳曰。曲沃負者。魏大夫如耳母也。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。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。王將自納焉。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。王亂於無別。女胡不匡之。方今戰國強者爲雄。義者顯焉。今魏不能強。王又無義。何以持國乎。王中人也。不知其爲禍耳。汝不言。則魏必有禍矣。有禍必及吾家。汝言以盡忠。忠以除禍。不可失也。如耳未遇閒。會使於齊。負因款王門。而上書曰。曲沃之老婦也。心有所懷。願以聞於王。王召入。負曰。妾聞男女之別。國之大節也。婦人脆於志。窳於心。不可以邪開也。是故必十五而笄。二十而嫁。早成其號。諡所

以就之也。聘則爲妻。奔則爲妾。所以開善遏淫也。節成然後許嫁。親迎然後隨從。貞女之義也。今大王爲太子求妃。而自納之於後宮。此毀貞女之行。而亂男女之別也。自古聖王。必正妃匹。妃匹正則興。不正則亂。夏之興也。以塗山。亡也。以末喜。殷之興也。以有嬖。亡也。以妲己。周之興也。以太姒。亡也。以褒姒。周之康王夫人。晏出朝。關雎起興。思得淑女。以配君子。夫雎鳩之鳥。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。夫男女之盛。合之以禮。則父子生焉。君臣成焉。故爲萬物始。君臣父子夫婦三者。天下之大綱紀也。三者治則治。亂則亂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。棄綱紀之務。敵國五六。南有從楚。西有橫秦。而魏國居其間。可謂僅存矣。王不憂此。而從亂無別。父子同女妾。恐大王之國政危矣。王曰然。寡人不知也。遂與太子妃。而賜負粟三十鍾。曲沃負兼明詩禮。又知國情以諫也。

周時婦女文學。既盛於國中。而又傳外國婦女之詩歌。周穆王至西王母國。西王母或以爲女仙人。殆當時外國之女王與。穆天子傳。西王母爲天子謠曰。白雲在天。山陵自出。道里悠遠。山川間之。將子無死。尙能復來。又爲天子吟曰。徂彼西土。爰居其所。虎豹爲羣。鳥鵲與處。嘉命不遷。我惟帝女。彼何世民。又將去予。吹笙鼓簧。中心翱翔。世民之子。惟天之望。丹鉛總錄曰。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。出於後人粉飾。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。形既殊異。音亦不同。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。按此當經史臣潤色。是譯外國婦人詩歌之始。詞雖不

同必本原意也。周時婦學發達。自宮壺逮於齊民。無不有婦學。其精者研及六藝。著者見於詩歌。而海外婦人歌詞。亦以此時流入中國。可謂盛矣。

第二節 詩經與婦女文學

周時民間采詩。兼用老年之男女任之。其詩亦必男女均采。故詩經中宜多婦人之詞。然四家之說多異。今惟毛詩略具。及與列女傳他書所稱者而已。宋人訓詩。或不取古義。以爲國風男女之詞。多淫奔自述之詩。後人極論其非。章學誠婦學曰。不學之人。以溱洧諸詩。爲淫者自述。因謂古之婦孺。矢口成章。勝於後世之文人。不知萬無此理。又曰。國風男女之辭。皆出詩人所擬。以漢魏六朝篇什證之。更無可疑。譬之男優飾靜女以登場。終不似閨房之雅素也。昧者不知斯理。妄謂古人雖兒女子。亦能矢口成章。因謂婦女宜於風雅。是猶見優伶登場演古人事。妄疑古人動止。必先歌曲也。又曰。優伶演古人故事。其歌曲之文。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。蓋有意中之言。決非出於口者。亦有旁觀之見。斷不出本人者。曲文皆所不避。故君子有時涉於自贊。宵小有時或至自嘲。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詠歎之意。體應如是不爲嫌也。如使真正出君子小人之口。無是理矣。國風男女之詞。與古人擬男女詞。正當作如是觀。如謂真出男女之口。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。卽貞者亦萬無如此自褻也。按章氏不喜宋人訓詩之說。故論之尤力。總之國風之中。雖其抒情寫怨。不妨偶有婦人自述之詞。

劉向又以汝墳爲周南之妻作。列女傳曰：周南之妻者，周南大夫之妻也。大夫受命平治水土，過時不來，妻恐其懈於王事，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，國家多難，惟勉強之，無有禮怒遺父母憂，昔舜耕於歷山，漁於雷澤，陶於河濱，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，爲養父母也。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，親操井臼，不擇妻而娶，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，無虧大義，不罹患害而已。夫鳳凰不離於蔚羅，麒麟不入於陷穽，蛟龍不及於枯澤，鳥獸之智猶知避害，而況於人乎？生於亂世，不得道理，而迫於暴虐，不得行義，然而仕者，爲父母在故也。乃作詩曰：魴魚頰尾，王室如毀，雖則如毀，父母孔邇，蓋不得已也。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。汝墳三章，其辭曰：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枚。未見君子，惄如調飢。遵彼汝墳，伐其條肄。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魴魚頰尾，王室如毀。毛詩作頰雖則如毀，父母孔邇。

三 中人女詩

劉向以召南行露爲中人女作。列女傳貞順傳曰：召南申女者，申人之女也。既許嫁於鄆，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，女與其人言，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，不可不正。傳曰：正其本則萬事理，失之毫釐，差之千里。是以本立而道生，源治而流清，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，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。夫家輕禮違制，不可以行，遂不肯往。夫家訟之於理，致之於獄，女終以一物不

具一禮不備。守節持義。必死不往。而作詩曰。雖速我獄。室家不足。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。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。故舉而揚之。傳而法之。以絕無禮之求。防淫慾之行焉。又曰。雖速我訟。亦不女從。此之謂也。行露三章。其辭曰。

厭浥行露。豈不夙夜。謂行多露。誰謂雀無角。何以穿我屋。誰謂女無家。何以速我獄。雖速我獄。室家不足。誰謂鼠無牙。何以穿我墉。誰爲女無家。何以速我訟。雖速我訟。亦不女從。

四 衛寡夫人詩

邶風柏舟。劉向以爲衛寡夫人作。列女傳曰。夫人者。齊侯之女也。嫁於衛。至城門而衛君死。保母曰。可以還矣。女不聽。遂入。持三年之喪畢。弟立。請曰。衛小國也。不容二庖。願請同庖。夫人曰。唯夫婦同庖。終不聽。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。齊兄弟皆欲與後君。使人告女。女終不聽。乃作詩曰。我心匪石。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。不可卷也。厄窮而不閔。勞辱而不苟。然後能自致也。言不失也。然後可以濟難矣。詩曰。威儀棣棣。不可選也。言其左右無賢臣。皆順其君之意也。君子美其貞壹。故舉而列之於詩也。柏舟五章。其辭曰。

汎彼柏舟。亦汎其流。耿耿不寐。如有隱憂。微我無酒。以敖以游。我心匪鑿。不可以茹。亦有兄弟。不可以據。薄言往愬。逢彼之怒。我心匪石。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。不可卷也。威儀棣棣。不可選也。憂心悄悄。慍於羣小。覲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靜言思之。寤辟有標。日居月諸。胡迭

而微。心之憂矣。如匪澣衣。靜言思之。不能奮飛。

五 衛莊姜詩

毛詩以綠衣、燕燕、日月、終風四篇並爲衛莊姜作詩。經取婦人詩。莊姜獨多也。小序曰：綠衣、衛莊姜傷己也。妾上僭。夫人失位。而作是詩也。其辭曰：

綠兮衣兮。綠衣黃裳。心之憂矣。曷維其已。綠兮衣兮。綠衣黃裳。心之憂矣。曷維其亡。綠兮絲兮。女所治兮。我思古人。俾無訛兮。絺兮綌兮。淒其以風。我思古人。實獲我心。

小序曰：燕燕、衛莊姜送歸妾也。列女傳以爲定姜詩。定姜子死。其婦無子而歸。定姜送婦而作禮記坊記。引此篇先君之思。以畜寡人。鄭注亦以爲定姜詩。云畜孝也。獻公無禮於定姜。定姜作詩。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。以孝於寡人。此與列女傳不合。陳碩甫謂邶鄘衛於文公以後無詩。不應獻公有定姜之詩。且毛傳釋南爲陳。在衛南。仲爲戴嬀字。悉本左傳爲說。故鄭晚箋詩。卽以毛義爲長。今仍從毛說。以爲莊姜詩也。其詩曰：

燕燕于飛。差池其羽。之子于歸。遠送于野。瞻望弗及。泣涕如雨。燕燕于飛。頤之頤之。之子于歸。遠送于將。瞻望弗及。佇立以泣。燕燕于飛。下上其音。之子于歸。遠送于南。瞻望弗及。實勞我心。仲氏任只。其心塞淵。終溫且惠。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。以勛寡人。

小序曰：日月、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亂。傷己不見答於先君。以至困窮之詩也。其詩曰：